

岁月  
丛书

● 刘德彬 著

歌  
乐  
山  
作  
证

万 特 流 血 冲  
县 殊 浪 腥 出 魔  
大 囚 奇 的 窟  
逮 犯 童 屠 杀  
捕

PDC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歌乐山作证

刘德彬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PDG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乐山作证/刘德彬著. -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12  
(岁月/刘朝兰,于耀先主编)  
ISBN 7-5315-2805-3

I. 歌… II. 刘… III. 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读物  
IV. D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060 号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75 千字 印张:12  $\frac{1}{4}$  插页:8

印数:1—10 000 册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杜晓明

插 图:隋翰羽

封面设计:姚洪发

责任校对:沈树东

版式设计:黄金娣

王 薇

---

定价:(平)16.50 元 (精)21.50 元

---

# 序

孩子都盼着自己快些长大，其实，长大未必就是成熟，因此，看一看老辈人的生活经历确是十分必要的。

共产党员、爱国者信奉这样的格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岁月》丛书所展示的，是一些普通共产党员、爱国者的人生行程。他们都起步于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民族危亡时刻。有的人，带镣长歌，血染红岩，怀着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硬是将敌人的牢底坐穿；有的人，隐姓埋名，长期潜伏敌营，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获取重要军事情报，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人，还是个孩子，父亲就惨遭敌人杀害，她泪水未揩，便奔向了红星闪闪的延安……

《岁月》丛书的这些文字，均出自这些老战士之手，他们今天写下的作品，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积淀的，其中蕴含着深彻的人生感悟，闪动着独特的思想锋芒。

用文艺作品教育青少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写老一辈的艰苦奋斗事迹。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是弥足珍贵的教科书，因此我要对青少年读者们说：珍惜岁月，继往开来！



1997年8月于北京

---

## 目 录

序	林默涵
情系歌乐山	1
受命	6
川东南溪暴动	21
云雾山抗丁队	40
万县大逮捕	72
患难情深	98
中国的丹娘	110
特殊囚犯	130
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	169

## 目录

---

流浪奇童	189
“来人可靠”	216
狱中的斗争	258
机智、勇敢的王敏	283
歌乐山下大屠杀	303
从血泊中冲出魔窟	347
烈士墓前祭忠魂	366

---

# 情系歌乐山

失败膏黄土，  
成功济苍生。

——周从化烈士

1996年夏天，我应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由重庆来到首都北京，住在挚友熊开云家，准备动笔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夏日的北京阳光灿烂。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放眼望去，广场上游人如织，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群群正在过暑假的孩子们，到处

都能看到他们活泼可爱的身影和如花般的笑脸。我漫步在广场上，对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高高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站在香港回归祖国已不到一年的倒计时牌下，我的心情是欢欣的，也是沉重的。

因为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七年前的往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轰鸣的礼炮声中宣布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就在这举国上下同庆胜利的时刻，我和我的战友们却还被囚禁在大西南蒋家王朝所盘踞的最后巢穴——重庆市的西北郊歌乐山渣滓洞监狱里，与国民党法西斯匪徒们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殊死的战斗。

11月27日，国民党在逃离重庆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他们用美制冲锋枪向着我们这些被囚禁的手无寸铁的难友们开枪！我亲眼看到身边大批的战友们面对着敌人那吐着火舌的枪口视死如归，在重庆即将解放、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在喊声、枪声、口号声中从烈火

和血泊里冲了出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奏出了一曲人世间最壮丽的乐章。

50年代初期，我和一些活下来的战友们曾到机关、厂矿、学校作过数百场报告。我们含着热泪向大家介绍了死难烈士们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忠贞不渝的崇高品质，并写了《在烈火中永生》、《禁锢的世界》（后来发展为《红岩》）等文学作品，以纪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岁月沧桑，从那时到现在，许多年又过去了。当前，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国泰民安。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对当代的年轻人和孩子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了……

回到寓所，我难以抑制感情的激动。发生在歌乐山下的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那场黎明前的战斗，那些历历往事，总是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我觉得我有责任把那些令我永生难忘的死难战友的事迹详细地告诉给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们。于是，我提笔在纸上写下了“歌乐山作证”几个大字，作为我这部书稿的名称。

北京的夏日酷暑难耐。我已暮年，体弱多病，但当年死难战友们那无私的奉献精神不断地激励着我，使我笔耕不辍。在京三个多月，开云及夫人在生活上和创作上始终照顾我、帮助我，并发动全家人帮我抄稿。朋友间的这份情谊用语言是难以表述的。在我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还得到了老友张羽同志（《红岩》责任编辑）的无私帮助，使我终于在原来零星写成的八篇文稿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充实，写出了现在这部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十五章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歌乐山作证》。

就在我这部作品即将完成时，重庆市现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来到了首都北京，他们带来了一台为全国人民所瞩目的名为《红岩魂》的展览。这台展览的主题是当年周总理所提出的标志着“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展览在首都引起了轰动，每天赶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使得展览期限一次又一次地往后延续。

我应邀参加了开幕式，此后又怀着浓烈的感情多次来到展厅。面对着那些珍贵的图

片和展品，面对着图片上战友们那熟悉的面孔，我热泪盈眶，心中不断地重温着那场血与火、黑暗与光明的战斗。

在展厅里，我看到了白发长者在各类刑具前沉思；看到了青年们在江姐一家的合影前注目；看到了母亲和老师带着孩子们为“小萝卜头”的塑像献红领巾，我感到十分欣慰。

每次步出展厅，我胸中的激情都会像潮水般涌动，久久不能平静。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着路边盛开的鲜花和鳞次栉比的大厦，马路上各种风驰电掣的汽车，周围面带微笑匆匆赶路的行人，我深深地感到：死难战友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

# 受 命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宣誓》·古承铄烈士

我国西南最大的省份——四川，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四川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各种资

源特别是粮源非常丰富。

四川的百姓们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他们世世代代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自从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以来，川、滇、黔、康四省便成了为国民党反动派供应军火、物资和兵源、粮源的重地。从此，百姓们便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四川更是重灾区。

1947年夏，多事之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解放军浴血奋战，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一十万余人。

穷兵黩武的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一方面调兵遣将，进行垂死挣扎；一方面在他盘踞了多年的四川省内疯狂地拉壮丁、抢粮食。一时间，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加上地主、官僚、奸商等乘机抢购囤积，操纵市场，使得四川百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领导全省地下党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敌

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城市里，罢工、罢课不断发生；在农村，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和各种武装斗争此起彼伏。

四川地下党组织以实际行动配合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

自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我正在四川省垫江县，公开身份是垫江县中学的教书先生。

这天，下了一场暴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下透。天气闷热闷热。

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突然有人送来一封信，接过来一看，信是我在四川省教育学院时的同学、当年在重庆市沙磁区一同从事学生运动时的亲密战友蓝国农从重庆寄来的。信中说，他在重庆的身份已暴露，为了躲避敌人的通缉，决定潜回老家垫江，顺道安葬他刚去世的母亲。

谁也没有想到，他办完丧事准备离开垫江时，却被敌人逮捕了。被捕时，他正在垫江武安乡参加他堂侄为他饯行的宴会。当时大家刚入座，还未动筷子，两名县警察局的荷枪警察突然闯了进去，径直走到蓝国农面

前，大声说：“你是蓝国农吗？我们奉命行事，请你到重庆走一趟，有要事！”

蓝国农被捕后暂时被关押在县警察局。我听了这个消息后，马上设法营救。我找了在垫江具有地位的徐光华、刘廷贤二人，请他们去找县长肖邦承，让肖出面说情。他俩到县府去了一趟后，县府的答复是：“这个案子不归垫江管，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直接处理的。”

不久，重庆《中央日报》发了一条重要新闻：“匪首蓝国农落网！”

我对好友蓝国农是了解的。他是重庆沙磁区院校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名字早已被列入敌特掌握的黑名单中。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在重庆市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当时逮捕了新闻记者、学生约二百余人，这件事轰动了山城，被老百姓称作“六一”大逮捕。蓝国农当时也是那次大逮捕中被敌人通缉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次蓝国农在垫江被捕，表明敌特的魔爪已伸到垫江，这里已引起敌人注意，我也

不能在垫江久呆了。

恰好在这时，我收到了唐廷璐的信。唐是我与重庆市地下党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他让我速回省教育学院，有要事与我商量。收到信后，我一刻也没耽搁，立即向校方递交了辞呈，赶到了重庆市。

重庆，这座处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繁华山城，是座三面环水、一面傍山的川东重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陪都”便设在这里。

表面看来，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繁华的街道上行人拥挤，大大小小的店铺里生意兴隆，特别是到了夜晚，酒楼、舞厅里灯火点点、歌声阵阵，达官贵人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其实，重庆市并不平静。在嘉陵江两岸，国民党反动派开设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兵工厂，日日夜夜地生产着屠杀人民的武器。在西北郊歌乐山下，国民党军统局修建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专门用来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重庆市内特务横行，白天、晚上，经常能听到警车抓人时那